

# 基于语料库分析俄汉隐喻模式与隐喻映射

## ——以爱情隐喻为例

肖 柔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爱情是人类最重要、最普遍的情感经历之一, 也是认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基于语料库研究方法, 以爱情隐喻为例,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分析了俄汉隐喻模式的特征, 并进一步窥探了隐喻特征与隐喻映射的关系。

**关键词:** 语料库; 概念隐喻; 映射; 爱情

中图分类号: H35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Lakoff Johnson 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提出: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 概念隐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 是构成语言的认知基础, 隐喻能够反映人们的内隐文化特征”(张玮 2017)。该理论强调, 隐喻是个体利用身体和环境互动所产生的具体、熟悉的源域概念来表征抽象、陌生的目标域概念。映射最先作为一个数学概念(如 Burn 2004: 144), 心理学把映射与认知相结合, 研究“认知映射”(如 Kitchin, Freundschn 2000), 最近一些年兴起的认知语言学又扩大了该概念的内涵和应用领域(如 Fauconnier 1997)。认知映射理论的运用能清晰地窥探隐喻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运作过程, 进一步揭示了隐喻的工作机制。

爱情作为人类最悠久、最丰富的情感之一, 具有多种表达方式、蕴含着丰富的概念内容。其中隐喻在情感的概念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学者张辉(2000)曾对中、英部分情感概念(包括“爱”)的形成和表达进行对比研究, 张立英、徐勇(2010)曾通过语料库研究方法分析英汉爱情隐喻和理智隐喻模式的异同; 俄罗斯语言学家 Арутюнова(1999)也曾运用概念分析法对俄语中的情感名词隐喻形象进行分析。

研究俄汉语中的爱情概念隐喻, 不仅可以了解不同语言中情感语言的修辞特点与表达方式, 还可以深入了解概念隐喻思维与认知映射的关系, 了解思维领域中这些隐喻是怎么产生的, 呈现什么样的特征, 这对认知不同语言背后的思维模式具有一定意义。

### 2 研究方法

#### 2.1 语料选取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分析俄汉爱情隐喻的异同, 语料选取于俄语国家语料库以及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将表示爱情概念的俄语名词 *любовь*, 以及对应的汉语名词“爱情”作为关键词对语料库进行检索; 从两个语料库中得到的检索行里, 各从头删选出

1000 个符合隐喻用法的检索句作为研究语料，对语料进行概念隐喻类型分类和编码，再用 AntConc 3.5.8 软件进行频次检索。

2.2 概念隐喻识别

Lakoff Johnson (1980: 11) 将概念隐喻划分为结构隐喻、本体隐喻、方位隐喻三大类型。结构隐喻是指以一种概念的结构和维度来谈论或构建另一种概念，两个概念的认知域是不同的，但它们各自的构成成分纯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本体隐喻将抽象模糊的思想、感情、状态、心理活动等无形的概念看作是具体的、有形的实体；方位隐喻是指参照空间方位而构建的一系列概念隐喻。

为保证概念隐喻识别的统一判定标准，有效阐释话语中概念隐喻的组织、隐喻化语言和隐喻化思维之间的联系（朱晓敏，曾国秀 2013: 83），本研究采用 Pragglejaz (2007) 所提出的隐喻识别程序对概念隐喻进行识别，具体步骤如下：（1）通读文本，理解文本意义；（2）确定文本中的词汇单元；（3）a. 确定每个词汇单元的语境意义，b. 确定该词汇单元是否在其他文本语境中有更基本的现行意义，c. 确定语境意义与上述基本意义之间是否有反差，与基本意义对比之后是否可以理解；（4）如果对（3c）的回答是肯定的，则该词汇单元为隐喻。

示例如下：

例（1）我总是想，我这 20 多年已够苦的了，难道让我在爱情的路上也留下缺憾吗？张姐，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你帮帮我，好吗？

步骤 3a：语境意义：“路”在本语境中指爱情的旅程，是一个事件过程。

步骤 3b：基本意义：“路”的基本义是指道路，人行径的地面。

步骤 3c：语境意义 vs 基本意义：爱情这一抽象概念当中不具有路，爱情的路并非现实道路，因此语境意义与基本意义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通过对照基本义，语境义又是可以理解的。

步骤 4：“路”在本句中的语境意义不同于其基本意义，但对照基本意义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界定“爱情的路”为隐喻用法。

例（2）Двигатель времени — смертоубийство, тормоз — любовь.（时间的引擎是谋杀，刹车是爱。）

步骤 3a：语境意义：двигатель 在本语境中表示开启时间，тормоз 表示停止时间。

步骤 3b：基本意义：двигатель 的基本义是“引擎”，тормоз 的基本义是“刹车”，原义都指机械部件。

步骤 3c：语境意义 vs 基本意义：时间本身是没有引擎、刹车的，语境中的引擎、刹车并非指现实中的机械部件，因此语境意义与基本意义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对照基本义的基础上，语境义是可以理解的。

步骤 4：двигатель、тормоз 在本句中的语境意义不同于其基本意义，但对照基本意义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界定其为隐喻用法。

3 爱情概念隐喻特征分析

从所用语料库中检索 любовь、“爱情”两个关键词的俄汉语例句中，所涉及的具体隐喻类型，如下表所示：

表 1： 俄语爱情隐喻类型统计结果

| 类型    | 子类型  | 典型示例                                                     | 数量 | 总计 |
|-------|------|----------------------------------------------------------|----|----|
| 结构性隐喻 | 战争隐喻 | Любовь Маргариты, лёгкая победа над соперником.（玛格丽塔的爱，轻 | 60 | 94 |

|       |      |                                                                                           |     |     |
|-------|------|-------------------------------------------------------------------------------------------|-----|-----|
|       |      | 松地战胜了对手。)                                                                                 |     |     |
|       | 旅程隐喻 | Любовь к искусству не должна быть помехой любви. (对艺术的热爱不应该是爱的障碍。)                        | 24  |     |
|       | 机械隐喻 | Любовь как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мотивация. (爱是唯一的动力。)                                             | 10  |     |
| 本体性隐喻 | 人隐喻  | Любовь не завидует. (爱情不嫉妒。)                                                              | 206 | 889 |
|       | 自然隐喻 | Дождь прекратился неожиданно и быстро, как любовь второклассника. (雨停得突然而迅速, 就像二年级的爱情一样。) | 116 |     |
|       | 实体隐喻 | Любовь — это редкий дар. (爱是难得的礼物。)                                                       | 474 |     |
|       | 容器隐喻 | Сколько ненависти вросло в вашу любовь. (你的爱中充满了仇恨。)                                      | 24  |     |
|       | 文化隐喻 | Бог есть Любовь. (爱就是上帝。)                                                                 | 20  |     |
|       | 力量隐喻 | Есть ещё более могучая сила: любовь. (还有更强大的力量: 爱)                                        | 41  |     |
|       | 疾病隐喻 | Значит, любовь — болезнь заразная. (所以爱是一种传染病。)                                           | 8   |     |
| 方位性隐喻 |      | любовь выше закона (爱高于法律)                                                                | 17  | 17  |

表 2: 汉语爱情隐喻类型统计结果

| 类型    | 子类型  | 示例              | 数量  | 总计  |
|-------|------|-----------------|-----|-----|
| 结构性隐喻 | 战争隐喻 | 追、赢、输           | 50  | 114 |
|       | 旅程隐喻 | 起点、目的地、道路       | 60  |     |
|       | 机械隐喻 | 运转、动力、          | 4   |     |
| 本体性隐喻 | 人隐喻  | 被爱情遗忘           | 87  | 870 |
|       | 自然隐喻 | 花朵、果实、自然天气      | 184 |     |
|       | 实体隐喻 | 时间、食物           | 569 |     |
|       | 容器隐喻 | 爱情的幔帐之外、爱情的泥淖之中 | 25  |     |
|       | 文化隐喻 | 爱情女神、爱之神        | 2   |     |
|       | 力量隐喻 | 神奇的力量、魔力        | 3   |     |
| 方位性隐喻 |      | 爱情至上            | 16  | 16  |

结果表明,结构性隐喻、本体性隐喻及方位性隐喻三种概念隐喻类型均有使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两语料库中出现的方位隐喻频率相近且都是使用频率最少的;方位隐喻主要运用上下、内外、前后、远近等表达空间的概念来组织另一概念系统。俄语中最频繁的方位性隐喻是“xx 的爱高于 xx”,“爱情高于 xx”等等,主要利用“高低”这一组空间概念来传达爱情的重要程度。而汉语中最为突出的则是“爱情至上”等,这类隐喻主要利用了“上下”这一组空间概念来表达爱情的重要性。

“高”与“上”都具有垂直性和方向性,空间义为从下到上。林笛(1993)在进行空间

方位词语的语用考察时指出:语境情景的某些因素诸如物体自身的方位特征,它的运动状态,物体之间的距离,大小比例以及物体与说话者之间的方向关系等等都对人们使用空间方位词具有制约作用。也被称之为心理变量,正是由于客观物体及物体之间的关系不同,引起了不同的心理活动,才使得运用不同的空间方位词“上”与空间维度词“高”。“上”与“高”在空间义上有较高度度的相似性,但是在实际语用上有较大差异,并非所有的位于参照物上方的都可以用“XX 位于 YY 之(上下)”来表示,例如身高的比较只可以用“XX 更高(低)”表示。“上下”表示物体位置与名词之间的空间关系,如储泽祥(1997)将“在 N 上”分为内部形态、外部形态和广延形态;徐英平(2004)从俄语棱镜角度将“在 N 上”分为物体表面、物体内里、物体上方、物体周围;刘国辉(2008)的观点是:“在 N 上”表示接触、距离、包容、方向、交错五类空间关系;孙雅倩(2018)将“在 N 上”分为相离、相切、相交和相融这四种空间关系。而“高低”的比较一般是两(或以上)物体以持续的状态从同一参照面按垂直方向进行的,并且都具有一定的刚性特点,使其能够自我支持,而立于其参考面之上。例如“XX 更高”,此时 XX 是处于某一维度的持续状态且与另一人(物)位于同一参照面,侧重度与量的比较;而“上”的空间概念中,比较物体的起始点可以处于不同的水平面,强调空间关系。可见,如果心理变量不同,在心理意象中对使用某一词语的标准不同,那么隐喻思维中爱情概念的表达特点不同。

如表所示,俄汉两语中,结构隐喻下有三种隐喻子类型,即“战争”“旅程”“机械”隐喻。结构性隐喻频率仅次于本体隐喻,汉语语料库中的使用频次高于俄语。结构隐喻中源域与目标域各自的构成成分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汉语语料库中结构类型下数量最多的是“旅程隐喻”,通过“坚信爱情会有一个目的地”等概念隐喻将爱情过程具象化;俄语语料库中结构类型下数量最多的是“战争隐喻”,“爱情是战争”的概念隐喻通过输、赢、追、攻守等一系列概念刻画了男女双方在恋爱中的行为,凸显了恋爱的紧迫性、对抗性,也凸显了两国人民对待爱情的认知心理有所差异。

本体隐喻中,俄汉共有六种相同的隐喻子类型,即“人”、“自然”、“实体”、“容器”、“文化”与“力量”隐喻;俄语中独有的源域为“疾病”。总体来看,本体隐喻的使用频次远高于结构隐喻,这与隐喻的目标域(爱情)及本体隐喻的功能(将抽象模糊的思想、感情、状态、心理活动等无形的概念看作是具体的、有形的实体)有较大关系。具体而言,不同隐喻子类型的参与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俄语语料库中频率高低依次为:实体>人>自然>力量>容器>文化>疾病;汉语语料库中为:实体>自然>人>容器>力量>文化。而俄语语料库中“人隐喻”、“文化隐喻”明显多于汉语语料库,汉语语料库中“自然隐喻”明显多于俄语语料库。俄语语料库中,视爱情为上帝、神灵,因为在俄罗斯宗教文化信仰根深蒂固,宗教信仰传统有着悠久历史;而汉语中热衷将心爱的女子视为“女神”,但此时的“女神”并非某一宗教文化所固有的文化称谓。汉语自然隐喻类型下,“爱情是果实、花朵”等自然植物相关的隐喻明显多于俄语(根据统计,汉语 104>俄语 23),这可能与汉语背后的文化有关:汉民族历史上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文化源远流长,重视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等自然植物也是很多古代文人创作的主体。

#### 4 爱情概念隐喻与认知映射

俄汉语在爱情概念隐喻中既存在共性又存在文化差异引起的个性,既共享部分源域又有各自特有的源域。而源域选择和隐喻映射有着紧密的联系。

##### 4.1 爱情概念隐喻与认知映射的关系

隐喻中,源域与目标域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源域可以对应多个目标域。例如,可以用植物、战争等概念来思考、表达爱情,说明爱情概念隐喻具有多样性。

爱情概念隐喻的多样性首先取决于认知的特点。Kovecses(2002: 79)认为,隐喻是源

域向目标域的映射，映射的过程是由源域的运用向目标域的聚焦。具体来讲，当源域映射到目标域时，目标域中只有一部分特征进入焦点而成为映射的对象。由于聚焦同时存在抑制作用，每次都只能映射源域中的某一（些）特征去理解目标域的某一（些）特征。源域运用和目标域聚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存于同一个概念隐喻中。（刘正光 2003：12）

爱情概念隐喻的多样性还取决于爱情概念特征的复杂性。任何概念，无论是目标域概念，还是源域概念，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许多附加信息和众多特征的概念，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概括和描述。

首先，角度的选取与隐喻的认知体验性特征密切相关。经验主义认知观认为，隐喻的结构投射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人们的生活经验。赵艳芳（2001：51）指出：“我们有与自然世界互动的身体，有与身体运动和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意识和理性，这种来自人的生理机能和心理投射能力的认知能力决定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推理和创造能力。”

例如，俄语语料库中结构隐喻下数量最多的子类型是“战争隐喻”，汉语语料库中则是“旅程隐喻”。人们社会经历和思想文化的不同导致对爱情概念的认知也不同，具备的隐喻思维也不同。俄罗斯战争经历、战争文学与社会因素等导致了其具有更为深刻的竞争意识；而中国更倡导“以和为贵”的交际思想，加上自古以来自然文化根深蒂固，以及中国国内迁移现象盛行等因素，使得创作者相对更少使用“战争隐喻”，更偏向于采用“旅程隐喻”。

其次，原型特征也会影响源域概念向目标域概念的映射。基于范畴化理论，语义范畴围绕原型意义向外拓展，形成放射性结构，即语义范畴内的各义项成员并不相等，而是区分为中心的、典型的义项和边缘的、非典型的义项。中心义项，即原型义项，通常是语义范畴中最具代表性的义项，往往最容易被认知与体验。隐喻中的目标域通常也是范畴中最具有原型特征的义项，即具备该范畴中的典型特征。即，源域中的部分特征之所以没有被投射到目标域，是因为它们不具备源域的典型特征，不是源域的原型成员。例如，旅程的原型概念是出发、目的地、道路等等，于是利用这些原型特征去构建爱情隐喻。至于旅程的其他特征，如行李多重、伴侣几个等等，很少映射到爱情概念中。总之，源域至目标域的映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还受许多其他因素影响，如心理意象生动性等等。

## 4.2 隐喻映射的特征

### （1）本质特征——选择性

从结构映射的观点看，A IS B 意味着整个源域的映射是整个目标域理解的基础。结构概念隐喻由源域（B）和目标域（A）的一组映射构成，但源域只有其中一部分特征被映射到目标域之上。隐喻映射的选择性由源域的运用和目标域的聚焦两个认知过程所决定。

一个概念（无论属于目标域的还是源域的）都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进行概括、描写与分析。但在映射时，目标域有一个隐喻聚焦的过程，而源域则有隐喻运用的过程（Kovecses 2002：79-83）。隐喻聚焦是指当源域映射到目标域时，目标域当中只有一部分特征进入聚焦范围近而成为了映射的对象。以爱情概念隐喻中结构性隐喻的子类型——战争隐喻为例：

例（3）Доверие и любовь уже завоеваны（已经赢得信任和爱了吗？）

例（4）Олег мгновенно завоевывал любовь каждой команды, и мне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ему уже целого мира мало.（奥列格瞬间赢得了每支球队的喜爱，我觉得整个世界对他而言都不够了。）

这些隐喻的源域只聚焦在爱情概念的某一特征：爱情的竞争性与获得性。而爱情的感受、爱情的脆弱性及爱情的发展程度等等特征都被隐藏了。这说明特征聚焦与特征隐藏像矛盾的两个方面，互为前提、相互联系、共同运行。而源域运用指目标域的理解只需提取源域的某一（些）特征。如：

例（5）爱情是战争；

例（6）爱情是旅程；

例（7）爱情是植物。

这些隐喻的源域只聚焦在爱情概念的某一特征：例（5）强调爱情的竞争性与获得与否；例（6）描写了爱情的过程特征；例（7）侧重爱情的生长过程。以“爱情是植物”类为例，如：

例（8）不久，爱情的种子发了芽；

例（9）我丧失了生活中最珍贵的爱情果实；

例（10）最初，两人爱情如同早春的嫩芽一样健康成长。

上述示例（“爱情是植物”）并非描写了植物的所有特征，如植物细胞有细胞壁，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等，但这些并不具备体验性和直观性特征。毕竟人们直观感受到的仅仅是植物的成长过程，如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及生长过程需要阳光、水分等等。以上说明源域运用和目标域聚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特征使得其共存于同一概念隐喻中。

## （2）次要特征——非对称性、不可逆性、突现性

非对称性指在映射过程中，映射的方向和内容由源域决定。非对称性主要受选择性的影响而产生。无论是基本义还是隐喻义比较中，映射的非对称性都客观存在。如：

例（11）a. 爱情是精神鸦片；

b. \*精神鸦片是爱情。

例（12）a. 最初，两人爱情如同早春的嫩芽一样健康成长；

b. <sup>?</sup>最初，早春的嫩芽如同两人爱情一样健康成长。

在上述例子中，例（11）中，a 表示“爱情”如同“精神鸦片”一般让人上瘾，沉迷其中，b 虽然符合语法规则，但是 a 想强调“爱情”所有特质中，让人沉迷的特征如同鸦片一般；b 是指在一系列精神性事物中，具有让人沉迷特质的是爱情，强调“爱情”与其他精神性事物不同。例（12）中，a 强调“爱情”初期进程的健康、顺利，而 b 虽然符合语法，但是不符合语言习惯，因为“爱情”不具有“健康成长”的直观感受，且“爱情”概念是抽象的，用抽象概念来表达具体事物的特质，违背了 Lakoff, Johnson 对概念隐喻的定义。以上两例共同说明了映射的选择性是非对称性的重要构成因素。由于信息结构的作用，本体与喻体位置的不同必然会引起映射特征选择的不同，由此产生非对称性。

不可逆性与非对称性非常接近，Glucksberg 等人（1997）称之为强非对称性。因此，有些研究当中并不区分不可逆性与非对称性。不可逆性的一般表现形式有两种：1）将源域和目标域颠倒位置，逻辑结构上整个隐喻的语义不成立；2）源域和目标域颠倒位置，表达的意义完全不同（刘正光 2003）。如果隐喻涉及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之间事物的逻辑关系为类内包关系，则隐喻映射不可逆性。当一个集合被恰当地包含于另一个集合中时，类内包陈述不可逆（Glucksberg 1993）。这一特征在源域和目标域都属于具体概念的隐喻中表现更为突出。如：

例（13）a. Любовь для женщины — это кислород.

b. \*Кислород — это любовь.

例（14）a. Любовь — дело молодое.

b. <sup>?</sup> Дело молодое — любовь.

例（13）中，a 表示对于女性而言，爱情是毒药，b 则表示毒药是爱情。b 中源域和目标域颠倒位置，将“毒药”比喻成“爱情”，化具体为抽象，不符合隐喻的理论逻辑：隐喻是个体利用身体和环境互动所产生的具体、熟悉的源域概念来表征抽象、陌生的目标域概念，而非相反。例（14）中，a 表示爱情是年轻人的事物，而 b 则表示年轻人的事物是爱情。源域和目标域位置颠倒，表达的意义完全不同。结合该例可知：年轻事物不止爱情，但是爱情

一般属于年轻事物。其隐喻涉及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之间事物的逻辑关系，即“爱情”与“年轻人的事物”是一种类内包关系，因此隐喻映射具有不可逆性。

突现性是指映射过程中，源域与目标域都不存在的特征、意义。最先发现该特征的是 Ortony (1979, 1993)，Ortony 称之为“特征引进”，Gentner (1997) 称之为“特征输入”，Grady (1999) 等人作出了进一步详细论述，他们将源域和目标域视为两个输入空间，从其中提取出部分结构和信息，投射到融合空间。在融合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一个“新创结构”，此时就可能生成源域或者目标域中均没有的特征。如：

例 (15) Любовь к сыну оказалась наркотиком.

在两个域中，无法解释“对儿子的爱是麻醉剂”这一隐喻义来自何处。运用“新创结构”这一概念则可以进行解释：将两个输入空间的某些结构和信息映射到融合空间，两输入空间的共有成分存在于类属空间（该事物含有的某种属性对一生命体产生某种影响），这些信息在融合空间中便形成了新信息。麻醉剂的最明显效用是使某生命体麻醉，对儿子的爱也会使得人麻木。这样在融合空间中形成了两个输入空间的“手段—属性”对比，如果“对儿子的爱”具有了“麻醉剂”的效用，则是“爱能使人麻木”，旨在说明对儿子过度的宠爱会使人对其他事物漠不关心，或忽视其他事物或情感。

## 5 结束语

隐喻是人类认知和推理的重要机制，对于人类认识世界、形成概念、发展认识、进行思维、作出推理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对中俄爱情概念隐喻语料进行分析，发现两语料库中本体性隐喻占比最大，汉语中 (114) 的结构性隐喻频次大于俄语 (94)，方位性隐喻使用频率趋近。俄汉语在爱情概念隐喻中既共享部分源域又有各自特有的源域，两语料库占比前三的源域概念共为人隐喻、自然隐喻、实体隐喻，这说明隐喻的源域选择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俄语战争隐喻居第四，汉语中旅程隐喻居第四，其他源域概念频次也有所差异。俄汉语爱情概念隐喻的多样性取决于认知的特点，包括映射源域运用和目标域聚焦、源域和目标域角度的选取与隐喻的认知体验性特征、原型特征等。隐喻映射的本质特征（选择性）与非对称性、不可逆性、突现性等次要特征对概念隐喻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

## 参考文献

- [1] Арутюнова Н.Д. Язык и мир человека[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9.
- [2] Burn R.P. Numbers and Functions: Steps into Analysis (2nd Ed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3] Fauconnier G. Mapping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4] Gentner D. & Wolff, P. Alignment in the Processing of Metaphor[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1997.
- [5] Glucksberg S. How Metaphors Work[A]. Metaphor and Thought[C]. Cambridge: CUP, 1993.
- [6] Glucksberg S. et al. Property Attribution in Metaphor Comprehension[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1997(36).
- [7] Grady J., Oakley T.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A]. Blending and Metaphor[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9.
- [8] Kitchin R., Freundschun S. Cognitive Mapp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 London: Routledge, 2000.
- [9] Kovecses Z. Metaphor: A Practical[M]. Oxford: OUP, 2002.
- [10]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11] Ortony A. Metaphor and Though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2] Pragglejaz G. MIP: a method for identifying metaphorically used words in discourse[J]. Metaphor and Symbol,

2007(22-1).

- [13]储泽祥. 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14]林 笛. 汉语方位词的语用考察[J]. 语言学论丛, 1993(18).
- [15]刘国辉. 汉语空间方位词“上”的认知语义构式体系[J]. 外语学院学报, 2008(2).
- [16]刘正光. 隐喻映射的本质特征[J]. 外语学刊, 2003(3).
- [17]孙雅倩. 方位词“上”的空间关系及其空间义研究[J]. 现代语文, 2018(3).
- [18]徐英平. 俄语棱镜下的汉语静态空间“N+上”结构[J]. 中国俄语教学, 2004(1).
- [19]张 辉. 汉英情感概念形成和表达的对比研究[J]. 外国语, 2000(5).
- [20]张立英, 徐勇. 从语料库看英汉隐喻模式的异同——以爱情隐喻和理智隐喻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33-3).
- [21]张 玮. 基于语料库英汉“狗”的概念隐喻[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2).
- [22]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23]朱晓敏, 曾国秀. 现代汉语政治文本的因与模式及其翻译策略——一项基于汉英政治文本平行语料库的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5).

## Analysis of Russian-Chinese Metaphor Patterns and Metaphor Mapping Based on Corpus

—— Taking the Metaphor of Love as an Example

Xiao Ro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 Lov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mmon 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human being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ognitive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corpus approach, this study takes love metaphor as an examp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Chinese metaphor patter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phor characteristics and metaphor mapping.

**Key words :** corpus; conceptual metaphor; mapping; love

**作者简介:** 肖柔 (1998—), 女, 汉族, 湖南湘乡人,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语义学、俄汉语对比。

**收稿日期:** 2022-03-28

**[责任编辑: 李 侠]**